



陸家山教訓說

卷一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余家菊著

陸象山教育學說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發行

陸象山教育學說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 銀 二 角
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

著者 余 家 菊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達

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

序

象山天資高明，行誼篤實。立身有實事，切己而不浮泛。爲學重實解，自得而不隨人。既不空疏，亦不盲從。討究心性以植其基，研磨理勢以致其用，有源有委，可大可久。理學末流，或不無可資詬病之處，而理學宗師如象山者，固不負其責也。好議論古人而又束書不觀，未知其可也。

「宇宙不曾限隔人，人自限隔宇宙，」胸懷能與天地相似，自能實覺「宇宙內事便是己分內事，己分內事卽宇宙內事」矣。爲學之要，首在恢宏規模，莫沉埋於卑陋凡下處。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居其間，須是做得人，方不枉了。」故當先立乎其大，而辨志尙矣。志也者，於其所未成就而心向之之謂也。人有進取之性，每不以現狀而自足，故不患無志，患其所志之卑陋凡下耳。故不可不親書冊以博學之，隆師友以審問之，勤思索以明究之。故講明尙矣。講明之方術，須借資於師友，而講明之意志，則操乎一己。講明之所，得亦存乎自心。眞學問莫非自得之者也。爲學能自得之，則格物致知之功，日就月將，益廣其量，益臻其至矣。

志立則知漸明，知明而志亦漸切。知之與志，相依爲用，相得益彰，而聯繫之者則爲存養。凡所講明，必反求諸己而施之於身，然後足以潤身進德，而日卽乎高明之境。不然，道聽塗說，惟資浮談，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？世俗之爲學也，學日益，而德日損。其學之也，爲聲色財貨耳，爲富貴聲譽耳，不曾有闡然爲己之意。是故所知無益於其所志，而反或蕩之戕之。豈真知識之增益無補於德性之存養乎？毋亦由於求知之初原無知以進德之志也耶！

累講明之功，積存養之效，包涵覆載無所外，公平正直無所倚，與天地等量，日月同明，然後經綸人世，其效始宏，其功可久。蓋安人必先修己，修己乃所以安人。己不修，則私意勝心，足使知有所蔽，好惡恐懼足使情有所僻；知蔽情僻，何堪應事接人？謂修己無補於事功，淺陋孰甚？修己而不以安人，則是卑陋凡下者之所爲，鄙私吝小者之所習也。人能恢宏其襟度，求與天地相似，縱不能存己飢己溺之思，亦不至懷隔岸觀火之想，坐視同類之死亡疾苦而不顧也。源深則流長，本實則葉茂。以除民疾苦救國危亡自矢者，環顧今世，項背相望。吾喜而望以濬其源培其本也，乃以象山之教育學說進是爲序。

余家菊

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
於武昌洪水不淹齋

陸象山教育學說目錄

序

小傳

學說

一、宇宙

二、規模

三、講明

四、存養

五、經綸

.....一

.....一三

.....一三

.....二一

.....三一

.....四三

.....五一

陸象山教育學說

小傳

象山先生諱九淵，字子靜，姓陸氏。其父諱賀，字道樂，有異稟，端重不伐，究心典籍，見於躬行。生六子，長九思，字子彊，著有家問，朱子爲跋，略云：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，不以不得科第爲病，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，其殷勤懇切，反覆曉譬，說盡事理，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，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，諷味數四，不能釋手。次九敘，字子儀，善治生，總藥肆以足其家。次九臯，字九昭，名齋曰庸，學者號庸齋先生，有文集。次九韶，字子美，不事場屋，兄弟共講古學，號曰梭山居士。臨終自撰終禮戒，不得銘墓。有文集，曰梭山日記，中有居家正本，制用各二篇。次九齡，字子壽，入太學，嘗官教授，賜諡文達。名齋曰復，學者稱復齋先生。有文集。次則先生，與復齋先生共稱爲江西二陸。以比河南二程云。

象山生於宋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日，西元一一三九年也。幼不戲弄，靜重如成人。三四歲時，思天地何所窮際，不得，至忘寢食，其稟性殆傾向於抽象思維者也。六歲時

侍親會嘉禮，衣以華服，却不受，告以禮意，乃受。篤實質樸，蓋自幼已然。八歲時讀論語學而篇，即疑有子三章，及看孟子所載曾子不肯師事有子事，至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等語，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；又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，云伊川之言，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；其獨立判斷之特性流露甚早有如此者。梭山嘗云：子靜弟高明，自幼已不同，遇事逐物，皆有省發，嘗聞鼓聲振動窗櫺，亦豁然有覺。十歲時，復齋入郡庠，往侍學焉；文雅雍容，衆咸驚異，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：君有愛女，欲得佳婿，無踰此郎；因以爲姍。十三歲時，讀書至宇宙二字，解者曰：「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來今曰宙。」忽大省曰：元來無窮，人與天地萬物，皆在無窮中者也；乃援筆書曰：「宇宙內事，乃已分內事，已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」「宇宙內事，乃已分內事，」直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氣象偉大，非天地之所能覆載；「已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，」足證已見得此身天職之所在，而能突破卑隘鄙吝之樊籬。髫齡時代，於此二語之含義，能否圓滿覺識，自爲疑問，特是其發育之端倪已趨向於高明一途，則有不可疑議者在。且「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，」乃時間無窮，空間無窮一類之純粹哲學的思維也；竟緣是而奮筆書曰：「宇宙內事，乃已分內事，」是其篤實踐履之發於其責任心者，又有其不能以純粹思維而自滿自足者在。

也。分截思維與力行而二之，且囂囂自命曰學者，殆非象山之所聞也。夫學本所以制行者，而象山之躬行實踐，又自幼已然。嘗云：「某氣質素弱，年十四五，手足未嘗溫暖，後以稍知所向，體力亦隨壯也。」學問有益於身心，於此可見。十五歲時，侍長上郊行，分韻賦詩。詩云：

講習豈無樂，鑽磨未有涯；書非貴口誦，學必到心齋；酒可陶吾性，詩堪述所懷；誰言曾點志，吾得與之偕。

「書非貴口誦」，揭破世間多少僞學。荀子謂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口耳之間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？奈何識者之不多見也！

象山秉性靜重，自幼指甲甚脩；十六歲時，讀三國、六朝史，見夷狄亂華，又聞長上道靖、康之事，乃剪去指甲，學工馬。嘗云：「吾人讀春秋，知中國、夷狄之辨；二聖之讐，豈可不復；所欲有甚於生，所惡有甚於死；今人高居優游，亦可爲恥，乃懷安，非懷義也。」百年來，國勢凌夷，河山破碎，國民讀此，不知作若何感想也。

象山爲學，於日用尋常處，莫不措意。嘗云：「復齋家兄一日問曰：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？某答曰：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。復齋應之而已。若知物價之低昂，與夫辯物之

美惡眞僞，則吾不可謂之不能；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，非此之謂也。」又嘗云：「吾家合族而食，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，某適當其職，所學大進——這方是執事敬。」世人每以理學家爲空疏不切實際，其誤可謂甚矣。

象山二十四歲秋試，以周禮鄉舉；三十二歲秋試，以易經再鄉舉；三十四歲春試及第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朝夕應酬問答，學者踵至，至不得寢者，踰四十日；自奉甚薄，而精神益強，聽其言者，興起甚衆。

象山應南宮試時，呂伯恭爲考官，適讀其試卷，擊節歎賞；遽以內艱出院，因囑同官者曰：「此卷超絕有學問者，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；此人斷不可失也。」三十六歲時，訪呂伯恭於衡。伯恭與陳同甫書云：「自三衢歸，陸子靜相待累日，又留七八日，昨日始行；篤實淳直，朋友間未易多得。渠云：雖未相識，每見尊兄文字，開豁軒翥，甚欲得相聚。覺其意甚勤，非論文者也。」次年，伯恭約復齋、象山、朱子等會於信之鵝湖寺。復齋謂象山曰：「伯恭約元晦爲此集，正爲學術異同；某兄弟先自不同，何以望鵝湖之同？」遂互致辯論，復齋終從象山說，且得一詩云：

孩提知愛長知欽，古聖相傳只此心；

大抵有基方築室，未聞無址忽成岑。
留情傳註翻榛塞，著意精微轉陸沈。
珍重友朋相切磋，須知至樂在於今。

象山謂詩甚佳，但第二句微有未安，乃一面起行，於途中和之。和詩云：
墟墓興哀宗廟欽，斯人千古不磨心。
涓流滴到滄溟水，拳石崇成泰華岑。
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竟浮沈。
欲知自下升高處，真偽先須辨只今。

既至鵝湖，述二詩，因與朱子扞格。後三年，朱子乃和前詩云：

德業流風夙所欽，別離三載更關心。
偶攜藜杖出寒谷，又枉籃輿度遠岑。
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沈。
只愁說到無言處，不信人間有古今。

鵝湖會後六年，象山四十三歲，訪朱子於南康。時朱子爲南康守，與象山泛舟，樂曰：

「自有宇宙以來，已有溪山，還有此佳客否？」乃請象山登白鹿洞書院講席。象山講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一章，畢，朱子離席言曰：「熹當與諸生共守，以無忘陸先生之訓。」再三云：「熹在此，不曾說到這裏，負愧何言。」因請象山書諸簡策。朱子曾與楊道夫云：「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這是子靜來南康，熹請說書，卻說得這義利分明，是說得好；如云：『今人只讀書，便是利，如取解後又要得官，得官後又要改官，自少至老，自頂至踵，無非爲利，』說得來痛快，至有流涕者。」

次年，除國子正，赴國學，常講春秋。淳熙十一年，四十六歲，在勅局，修訂律令。上殿輪對五劄，其一謂君臣之間，宜相與辯論，各極其意。有云：「版圖未歸，讐恥未復，生聚教訓之實，可爲寒心；執事者方雍雍于于，以文書期會之隙，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醺醺而不倦，道雨暘時若有頌太平之意，臣竊惑之。」其二勸皇上益致尊德樂道之誠，勿因陋就簡，無卓然之志。其三言知人之重要。有云：「人之知識，若登梯然，進一級則所見愈廣，上者能兼下之所見，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……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羣，日與瑣瑣者共事，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，則非臣之所敢知也。」其四謂趨向規模可以立致，風俗法度則當致之以漸。其五謂人主不當親細務。有云：「荀卿子曰：主好要，則百事詳；主

好詳，則百事荒。臣觀今日之事，有宜責之令者，令則曰：我不得自行其事；有宜責之守者，守亦曰：我不得自行其事。推而上之，莫不皆然。文移回復，互相牽制，其說曰：所以防私而行私者，方藉是以藏姦伏慝，使人不可致詰，惟盡忠竭力之人，欲舉其職，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志。」其洞察事理如是。或問：如見用，以何醫國？答謂：吾有四物湯。如何？曰：任賢，使能，賞功，罰罪。

次年除將作監丞，旋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。既歸，學者輻輳，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。每詣城邑，環坐率二三百人，至不能容。次年春，往臨川訪倉使湯思謙。湯言：風俗不美。因曰：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，此事亦由天，亦由人。問：如何由天？曰：且如三年一科舉，中者篤厚之人多，浮薄之人少，則風俗自此而厚；不幸篤厚無幾，或全是浮薄，則後生將從而效尤。風俗日以敗壞。問：如何亦由人？曰：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，只如判院在此，無只爲位高爵重，旗旄前導，驅卒擁後者，是崇是敬，陋巷茅茨之間，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，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，則風俗庶幾可回矣。

淳熙十五年，五十歲，在山間精舍。易應天山名爲象山。學徒結廬其間者甚衆。有居仁齋、由義齋、養正齋、明德志道、儲雲佩玉、愈高規齋、蕙林達誠、瓊芳濯纓池、浸月池、封庵。

批判各舍。從容講道，歌詠愉愉，有終焉之意。常居方丈，每旦精舍鳴鼓，則乘山簞至，會揖陞講坐。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，以序揭之，觀此以坐。坐亦不下數十百，齊肅無譁。首誨以收斂精神，涵養德性，虛心聽講。初見者或欲質疑，或欲致辯，或以學自負，或有立崖岸自高者，聞誨之後，多自屈伏，不敢復發。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，則代爲之說，宛如其所欲言，乃從而開發之。至有片言半辭可取，必獎進之，故人皆感激奮厲。平居或觀書，或撫琴；佳天氣，則徐步觀瀑，至高誦經訓，歌楚詞，及古詩文，雍容自適；雖盛暑，衣冠必整肅，望之如神。諸生登方丈請誨，和氣可掬。每講說痛快，則顧傳季魯曰：「豈不快哉？」季魯齒最少，嘗掛一坐於側間，令代說，時有少之者。象山曰：「季魯，英才也。」居山五年，閱其簿，來見者踰數千人。

次年，光宗卽皇帝位，詔知荆門軍。紹熙二年，詔速赴任；將行，謂傳季魯曰：「是山繫子是賴，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。」時五十三歲也。至荆門，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，今爲次邊，在江漢之間，爲四集之地，決計築城以防護之。召集義勇，優給傭值，躬自勸督，役者樂趨。二旬畢工。初，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，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。復議成砌三重，置角臺，增二小門，上置敵樓，衝天渠，荷葉渠，護險牆之制畢備；纔費緡錢三萬。又修郡學貢院及客

館官舍。初，習俗偷惰，人以執役爲恥，吏惟好衣閑觀；至是此風一變，督役官吏布衣，雜役夫佐力，相勉以義，不專以威。革稅務之弊，置醫院官，朔望及暇日，詣學講誨諸生。郡有故事，上元設齋醮黃堂，其說曰：爲民祈福。於是會吏民講洪範、敘福、錫民一章以代醮事，發明人心之善，所以自求多福者。人有訴事，不拘早晚接受，雖入夜未閉門時，亦有來訴者，多立遣之；見客亦無時。先是郡中軍士多逃徙，視官府如傳舍，不可禁止，緩急無可使者，乃信捕獲之賞，重奔竄之刑，又數閱射，中者受賞，役之，厚加傭值，無飢寒之憂，相與悉心弓矢，逸者絕少。他日兵官按閱，荆門整習，他郡所無。平時按射，不止於兵伍，郡民皆得參與，中亦同賞。治化孚洽，久而益著。丞相周必大嘗遣人書有曰：荆門之政，可以驗躬行之效。與姪麟之書，亦自云：近來吏卒多貧，而有窮快活之說。

冬十二月十四日，先生卒（西元一一九五）享年五十四歲。郡屬棺斂，哭泣甚哀。吏民哭奠，充塞衢道。先是十一月語女兒曰：先教授兄有志天下，不得施以歿。女兒盡然。又語家人曰：吾將死矣。或曰：安得此不祥語？骨肉將奈何？曰：亦自然。素有血疾，是後旬日乃大作。越三日，疾良已，議論政理如平時。宴息靜室，命灑掃焚香，家事亦不掛齒。雪降，命具浴，浴罷，盡易新衣幅巾端坐。家人進藥卻之，遂不復言。朱子聞訃，率門人往寺中爲位。

哭。次年，二孤護柩歸，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。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，象山二先生祠。葬之日，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計。寧宗慶元二年，貴溪宰劉啓晦立祠於象山方丈之址，自是門人相約以每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。嘉定十年，賜諡文安。遺文由長子持之編爲二十八卷，外集六卷，今有陸象山先生全集行世。

淳祐十一年，包恢撰三陸先生祠堂記，有云：

『以正學名天下，而有三先生焉。萃在一郡一家，若金谿陸氏昆弟者，可謂絕無而僅有歟！梭山寬和凝重，復齋深沉周謹，象山光明俊偉，——此其資也，固皆近道矣。若其學之淺深，則自有能辯之者。梭山篤信聖經，見之言行，推之家法，具有典刑。雖服先儒之訓，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，決不苟徇。惜其終於獨善，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。復齋少有大志，浩博無涯涘。觀書無滯礙，繙閱百家，晝夜不倦。自爲士時，已有稱其得子思、孟子之旨者。其後入太學，一時知名士，咸師尊之；則其學可知矣。又惜其在家在鄉，僅可見者，輔成家道之脩整，備禦湖寇之侵軼，紀綱肅而弊竇悉革，誠意孚而人心興起。卓然爲海內儒宗，繫天下之望，而恨未得施其一、二耳。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，撥揮施設，則有多於二兄者。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，淵乎似道，有定能靜，實自天出，不

待勉強，故其知若生知，其行若安行，粹然純如也。蓋學之正而非他，以其實而非虛也。故先生嘗曰：宇宙自有實理，此理苟明，則自有實行，有實事；實行之人，所謂不言而信。又自謂：生平學問，惟有一實——一實則萬虛皆碎……』